

信仰的曖昧與救贖的缺場

——《福音書》視域下的《祝福》

The Ambiguity of Faith and the Absence of
Redemption: A Reading of Lu Xun's "New Year's
Blessings" in the Light of the Gospels

顧悅

GU Yue

作者簡介

顧悅，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GU Yue, Lectur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Email: royguyue@gmail.com

Abstract

Lu Xun's "New Year's Blessings" is a short story about faith. In the story, Mrs. Xianglin asked a question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ultimate question of existence, or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Hamlet Question." The story addresses humanity's longing for redemption. Mrs. Xianglin's circumstance is also present in the Gospels. However, due to Lu Xun's deficiency of spiritual resources, the story fails to offer consolation to the weak, and Mrs. Xianglin dies in the nothingness of existence. Going beyond social criticism, however, "New Year's Blessings" demonstrates Lu Xun's concern for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Mrs. Xianglin's Question" has great significance, providing a mileston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ideas.

Keywords: Lu Xun, the Gospels, redemption, spiritual crisis

祥林嫂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可憐人，但是祥林嫂卻提出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罕有的終極追問：“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這樣一個問題是驚人的。自從孔夫子以“未知生，焉知死”迴避了子路的提問之後（見《論語·先進》），中國文化對於這一問題便態度曖昧。祥林嫂的追問得到的也依然是曖昧的回答——“說不清”。於是，祥林嫂死了。

西元 1 世紀，《福音書》的作者最早完成了基督道成肉身的敘事。這一敘事影響了之後兩千年的文化走向。在《福音書》所描述的這一關係性事件中，超越維度的上帝走向此在的個體，神聖原初之自我言說，“使個體之偶在生存根據的根本性重設成為可能”^①。根據《福音書》的記敘，聖愛（agape）在受難中得以最完全表達^②，借此讓個體得以超越此世的欠然，領受永恆的救贖。19 個世紀以來，西方文化在《福音書》所代表的信仰傳統上得以建構。

《祝福》誕生的 20 世紀初，中國的精神傳統看似已無法“解決中國人自己的精神命運問題”^③。“五四”一代的知識份子紛紛在西方思想中尋出路，以填補中國思想的欠缺。他們找到的是承

^①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增訂本，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年，第 185-186 頁。[LIU Xiaofeng, *Timor amorque nostrae aetati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185-186.]

^② Paul Tillich, “The Problem of Theological Method,” in *Four Existentialist Theologies: A Reader from the Works of Jacques Maritain, Nicolas Berdyaev, Martin Buber and Paul Tillich*, ed. Will Herberg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1958), 346.

^③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修訂本二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5 頁。[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2nd e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接自西方啟蒙主義的“科學和民主的理性精神”^①。其時，西方文化卻同樣處在傳統精神崩潰、信仰式微的年代。“五四”學人與西方文化的信仰基石擦肩而過。作為“複雜性與重要性不亞於現代中國之任何文化問題”的信仰問題成為被大部分“中國學者與知識份子……所忽略的問題”^②。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祝福》言說了信仰的危機。

“祝福”是一種民間的崇拜活動。據周作人回憶，這一“祭百神”的儀式“說是祭百神，到底不知道有多少位”^③。《祝福》中充滿此種信仰的混雜。儒教、佛教、道教、民間信仰等多種元素都可以找到。魯四老爺是教四書的老監生，同時又兼信道教，還有非儒的民間迷信忌諱。柳媽是佛教徒，同時又兼信儒家禮教與民間信仰。“改嫁者死後被鋸開”這一理論就是佛教、儒家倫理、民間信仰相糅合的怪胎。“信仰”對於多數人來說，不過是一種“年年如此，家家如此”^④的習慣。祥林嫂之偉大，在於她是整篇小說中唯一認真索求信仰的人。當讀書人與一般百姓都對於自己的“所信”——無論是傳統儒家倫理，抑或民間鬼神崇拜——採用一種曖昧的態度時，只有祥林嫂認真地持守“所信”。被強迫改嫁時，祥林嫂拼死抵抗，將“貞節”親身實踐出來，以致被稱為“真出格”。她所持守的倫理或許荒謬，然而她至少是認真對待的；倒是婆家出於實用的考慮時，視“貞節”之類的倫理也如無有了。而當

^①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第3頁。[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3.]

^② 唐君毅：《宗教信仰與現代中國文化》，載《文化意識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第228頁。[TANG Junyi, “Religious Belief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Selected Works of Tang Junyi* (Beijing: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ress, 1992), 228.]

^③ 見周遐壽：《魯迅小說裡的人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95-97頁。[ZHOU Xiashou, *Characters in Lu Xun's Fictions*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95-97.]

^④ 魯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2頁。[LU Xun, *Wandering*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9), 2.]

柳媽告訴祥林嫂“捐門檻”的作用時，祥林嫂便真心相信了這樣的救贖力量，為完成這一儀式積攢了一年的工錢。在混雜的信仰狀況下，她始終在試圖尋找一種得以安身立命的信仰基點。

作為一種信仰行為，祥林嫂的“捐門檻”是她尋求救贖的最後努力。她希望借此恢復自身在“祝福”這一崇拜儀式所象徵的社會倫理網羅中的地位。這一行為因其超越性的象徵意義，也確為她帶來了短暫的平安：“不到一頓飯時候，她便回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①。然而當四嫂並沒有因為她的自贖便承認她的潔淨之時，她發現，這樣的自贖並未洗淨自己的“恥”，也並未為自己贏得接納。她沒有明白，信仰是個體化的選擇，而非社會性的認同。“捐門檻”若是作為個體信仰行為，其救贖力量並不需要依靠他人的認同而存在。因此，祥林嫂此時的這一行為本質上還是試圖恢復自己在社會倫理網羅中的位置。

當祥林嫂“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的切切的”問“我”：“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時，她對於自己所在的網羅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反抗。彼時甚至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都因著這樣的念想而“忽然發光了”。“這裡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卻疑惑了。”^②這樣的疑惑的意義是極大的；“祥林嫂在生命的末路上，孜孜於靈魂的有無問題，懸希望於冥間……用一種……根本的方式在追尋著一種意義的世界”^③。祥林嫂開始意識到“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傳統並不能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她開始尋找自身個體在永恆中的位置，開始懷疑與拷問由環境與傳統所賦予的集體信仰，開始尋找個體生存所倚仗的信念，開始由

^① 魯迅：《彷徨》，第15頁。[LU Xun, *Wandering*, 15.]

^② 魯迅：《彷徨》，第3頁。[LU Xun, *Wandering*, 3.]

^③ 朱壽桐主編：《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6頁。[ZHU Shoutong, ed.,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1998), 246.]

“族群性、民族性以致歷史強制性”的倫理網羅轉向“個體性、超民族性和個體決斷性的”^①個人信仰。她希望通過質問彼岸，來確定自己是否可以“相信一種在永生中對死的克服”^②。這樣的質問，使得她開始觸到了“我信”（Credo）的邊緣。

然而小說中的“我”並不擁有“福音”，甚至不擁有任何超越維度的信仰。當“我”面對祥林嫂的問題時，“我”顯得極為尷尬，如同芒刺在身。“我”不僅不知道，甚至不在乎：“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我”只能用“說不清”來搪塞，落得自身的“逍遙自在”^③。據說祥林嫂是被“封建禮教”殺死的。但是祥林嫂在死前分明是去向“我”——反抗“封建禮教”的“新派”——詢問生存的問題，而“我”卻無從回答，只有敷衍逃避。就是這樣一個念叨著“我真傻”的沒有讀過書的婦人，提出了讓“我”這個“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的“新黨”難以回答的問題。“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什麼躊躇，什麼計畫，都擋不住三句問。”^④作為讀書人的“我”自然無法回答，因為“我”所在的整個文化傳統沒有回答過這個問題，“我”所崇尚的啟蒙理性亦無法回答。懷揣“新派”的啟蒙思想的“我”能夠反對“封建禮教”，卻無法解答一個具體的生命的生存難題，無法拯救禮教下的一位具體的婦人；既沒有給她提供生的信念，也沒有給她提供死的歸宿。祥林嫂與其說是死於“想做奴隸而不得”，莫如說是死於“想信仰而無所信”。祥林嫂最終死於救贖的缺場中，死於世界的虛無中，無所安慰，無所歸宿。

^①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第187頁。[LIU Xiaofeng, *Timor amorque nostrae aetatis*, 187.]

^② 舍勒：《死·永生·上帝》，孫周興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8頁。[Max Scheler, *Death, Eternal Life, and God*, 2nd ed, trans. SUN Zhouxi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③ 魯迅：《彷徨》，第3-4頁。[LU Xun, *Wandering*, 3-4.]

^④ 魯迅：《彷徨》，第3頁。[LU Xun, *Wandering*, 3.]

信仰維度的缺場，使得祥林嫂無法“確信世界具有意義”^①，也無法確信自己的存在具有意義。“禮教”編織了一張巨大的社會倫理網羅，卻沒有賦予她內在的精神依託。祥林嫂惟有作為社會網羅中的一個點方才有意義，她的生存合法性惟有從這一網羅中獲取。而在這一網羅中，“人的價值是由外部的、偶然的事件所決定”^②。喪夫，喪子，被迫改嫁，這些無常的境遇便可以讓一個女人失去生存的一切價值。祥林嫂沒有自身生命存在的絕對價值，找不到生存的支柱，找不到得以忍受此世的苦弱與個體的欠然的超越性盼望。祥林嫂所在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由於沒有寄託於彼岸的信仰尺度，此岸人生的價值和尊嚴就沒有了精神信念的支持，整個社會有的只是嚴格的等級秩序，個體的地位得不到充分的承認與尊重”^③。因此，當她“被外部世界否定之後，根本沒有神聖的安慰”^④，當她被她所在的社會網羅所拋棄時，她存在的價值便被完全地否定。

“當社會宣判了她該死，哪怕還活著她也早就死了。不管她在什麼地方活著，都已經死了；也不管她活多久，她也已經死了。”^⑤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祥林嫂卻鮮活地告訴我們，“未知死，焉知生”。對於生命來說，不知何以面對死亡，便無法面對生存。

^① 馬丁·布伯：《我與你》，陳維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第141頁。[Martin Buber, *I and Thou*, trans. CHEN Weig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141.]

^② 施密特：《基督教對文明的影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3頁。[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trans. WANG Xiaodan and ZHAO We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3.]

^③ 徐行言主編：《中西文化比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92頁。[XU Xingyan, *Comparis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2.]

^④ 齊宏偉：《文學·苦難·精神資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頁。[QI Hongwei, *Literature, Suffering,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ress, 2008), 48.]

^⑤ 齊宏偉：《文學·苦難·精神資源》第51頁。[QI Hongwei, *Literature, Suffering,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51.]

沒有“個體靈魂安身立命”的“在世理由”^①，祥林嫂便無處存身。“我”即便打碎了所謂“封建禮教”，若是沒有超越性的精神資源，依舊無法讓個體生命得到安慰。

二

《福音書》的敘事語境是西元一世紀的以色列。其時，猶太人處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主權喪失，稅賦沉重；而宗教已淪為律法主義的教條，無以安慰苦弱的靈魂。與祥林嫂極為相似的存在境遇在《福音書》中的許多人物身上亦能找到。

祥林嫂是一位喪子的寡婦，《福音書》中同樣也有一個“喪子的寡婦”的故事。這一故事出自《路加福音》。一位寡婦獨生的兒子死了，寡婦行走哀哭，城裡的許多人同寡婦一起送殯。屬於寡婦的生之一切業已毀滅，留給她的是人世間的絕望。然而路加的敘事並沒有止於這樣的悲傷與絕望。接下來路加的描寫是，耶穌上前對寡婦說：“不要哭”，且喚起了已死的兒子，“把他交給他母親”（路 7:14-15）。如果說這一超自然敘事與祥林嫂的故事相比過於極端，那麼也許《約翰福音》講述的撒瑪利亞婦人的故事與《祝福》更有可比性。這位撒瑪利亞婦人曾經有過五個丈夫，如今又是和一位不是自己丈夫的人一同生活。這樣的背景在猶太文化中也同樣會給她帶來與祥林嫂一樣的巨大的羞辱。這位婦人只能在晌午時前來汲水，因為只有在此時，炎熱才驅趕了眾人以及眾人的鄙夷。《約翰福音》的敘事中，耶穌正是在此時向這位婦人要水喝。一位猶太男子主動與一位撒瑪利亞婦人交談，且向她要水喝，在當時是極其反常的。撒瑪利亞人的祖先是猶太人。亞述征服以色列、猶太人被迫流亡之後，留在撒瑪利亞的部分猶太人與外族通婚，信仰猶太教

^①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第9-10頁。[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9-10.]

與外來宗教混合的宗教。猶太人流亡歸來後鄙視撒瑪利亞人，兩族人從此互相敵視。在當時的社會中，猶太人從不和撒瑪利亞人來往。另一方面，根據當時猶太拉比的教導，“有臉面的男人不得公開與女人說話”^①。因此，作為猶太男子的耶穌向撒瑪利亞婦人提出請求，絕對是驚世駭俗的行為。置於雙重恥辱下的撒瑪利亞婦人遇到了令人驚異的、來自超越維度的愛與尊重；她也聽到了關於救恩的言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 4:14）這樣的敘事為那些在自己的文化與社會網羅中沒有生存位置的邊緣人物提供了一條得以重新拾起生命尊嚴的超越途徑。《約翰福音》中另外一個故事——“行淫時被捉的女人”的故事——也可以和《祝福》相比較。猶太人中的宗教人士——文士和法利賽人——將一位行淫亂時被抓住的婦人帶到耶穌前說：“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面對這樣的問題，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眾人於是抱愧離去。接下來耶穌對這位婦人說的是：“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犯罪了。”（約 5:1-11）這一故事中，道德譴責止步於對譴責者內心的拷問，而被譴責者也認識到了無條件寬恕的存在。除了“撒瑪利亞的婦人”與“行淫時被捉的女人”之外，在《福音書》中，還有眾多的癲瘋病人、妓女和罪人。這些人同祥林嫂一樣，在當時都是被社會所鄙棄，“都是一些沒有能力去踐行主動態的道德生活的人，他們只能甘於受歧視，還得怪自己的不是，為什麼自己會被出生成這個樣子”^②。然而在《福音書》的敘事中，聖言與他們的相遇給他們帶來出乎意外

^① 施密特：《基督教對文明的影響》第 87 頁。[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113.]

^② 劉小楓：《沉重的肉身》，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年，第 9 頁。[LIU Xiaofeng, *The Unbearable Body*, 6th ed.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9.]

的愛、尊重、寬恕、安慰和盼望，徹底地改變了他們的人生。“從這個世界之外”傳來的聲音言說他們原初的名字，“恆在無限個體走向人之偶在有限個體”^①，“使個體生命不再受一切本然狀態的傷害”^②，將他們的“自我尊嚴歸還給”他們，讓他們重新“獲得生命與存在的本體意義”^③。

同樣是被社會邊緣化，被眾人棄絕，被倫理定為羞辱，被世間的苦難所折磨，全然孤獨無助的人，《福音書》中的他們遇見了足以安慰自身悲苦與生命欠然的精神資源。而《祝福》中的祥林嫂卻沒有這樣的資源。“沒有超驗之光對外界傷害的審視，沒有內在信仰對外界苦難的承載”，她惟有“像一隻小動物一樣時時活在殘酷和苦難的陰影中，飽受此刻的驚嚇或時時處在驚嚇即將來到的緊張不安中”^④。

三

學者李歐梵曾說過，《祝福》是魯迅小說中最有悲劇色彩的作品^⑤。確實，祥林嫂所遭遇的一切苦難，莫不是來自非己的因素；而自身一切尋求幸福的努力最終都被破碎，一切試圖在世間安身立命的努力最終都化為烏有。信仰範疇的問題，理性無法推出答案，“我”只有用虛無來消解一切悲苦，用曖昧來逃避一切追問。這樣

^①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第190頁。[LIU Xiaofeng, *Timor amorque nostrae aetatis*, 190.]

^②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第108頁。[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108.]

^③ 許志偉：《基督教神學思想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01頁。[XU Zhiwei,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1), 101.]

^④ 齊宏偉：《文學·苦難·精神資源》第51頁。[QI Hongwei, *Literature, Suffering,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51.]

^⑤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尹惠瑁譯，長沙：嶽麓書社，1999年，87頁。[LEE Ou-fan, *Cries in the Iron Room*, trans. Yin Huimin (Changsha: Yuelu Press, 1999), 87.]

的敘事，言說了存在本身的絕望，生命本身的無以安釋。《福音書》的“福音”即是“好消息”的意思，《祝福》的標題卻充滿諷刺。當“福音”宣稱給人帶來好消息時，“祝福”卻不過是“企圖迴避關係而獲致作用……於虛無中玩弄把戲”^①。劇烈的鞭炮聲掩蓋著虛無，而“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眾聖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預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②

信仰的曖昧與神性的缺場，曾引發了著名的哈姆萊特之問：“生存抑或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③。這恰恰也是祥林嫂所面臨的問題。而祥林嫂的追問，是中國版的哈姆萊特之問。對於死後的魂靈存在，她是“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④。一方面，祥林嫂一生都在“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忍受人世的鞭撻和譏諷、壓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負著這樣的重擔，在煩勞的生命的壓迫下呻吟流汗”；同時，她也“懼怕不可知的死後，懼怕那從來不曾有一個旅人回來過的神秘之國”^⑤。無愛的世界，飄忽的魂靈，或生或死，她都無路可走。她所在的精神傳統，如同德國漢學家花之安（Ernst Faber）所說，“沒有給予普通人以任何安慰，無論是在他們生前還是死後”^⑥。祥林嫂死後，“我”如

^① 馬丁·布伯：《我與你》，第 106 頁。[Martin Buber, *I and Thou*, 141.]

^② 魯迅：《彷徨》，第 16 頁。[LU Xun, *Wandering*, 16.]

^③ 莎士比亞：《哈姆萊特》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年，第 53-54 頁。[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trans ZHU Shenghao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8), 53-54.]

^④ 魯迅：《彷徨》，第 3 頁。[LU Xun, *Wandering*, 3.]

^⑤ 莎士比亞：《哈姆萊特》，第 53-54 頁。[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trans ZHU Shenghao, 53-54]

^⑥ 轉引自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劉文飛、劉曉暘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 年，第 240 頁。[Quoted from 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rans. LIU Wenfei and LIU Xiaoyang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7), 240.]

此想到：“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裡，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魂靈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為人為己，也還都不錯。我靜聽著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一面想，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①悲涼的“舒暢”背後，是整個精神環境的可怖。生存之理想不過是“有趣”，為此竟可以把一個活生生的個體生命當作“玩物”。一個不幸承受苦難的生命，本應獲得更多憐憫，卻仿佛自身就等同於那樣的苦難而變得罪過了，以致苦難亦變作可以觀賞的樂趣。漢學家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所說的“中國人過著一種地地道道的世俗生活，享樂是其主題”^②，便十分恰當了。在此我們看到了“樂感文化”中“愛感”的缺乏^③，世俗倫理文化中救贖的缺場。生命沒有絕對價值，生存沒有超越維度，便有了“對人的本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理的絕對漠視，”^④對他人苦難的冷漠旁觀。祥林嫂因而生活在愛的荒漠中。這樣的精神傳統中生長的“我”不僅絲毫無法安慰祥林嫂，甚至也無法安慰自身。逃離祥林嫂之後“我”依然“被祥林嫂的追問所縈繞”^⑤；“我”在“愛感”的荒漠中惟有追尋“懶散而舒適”的“逍遙”^⑥。最終，能夠安慰“我”的只有一元一大碗的魚翅^⑦。

^① 魯迅：《彷徨》，第6頁。[LU Xun, *Wandering*, 6.]

^② 古德諾：《解析中國》，蔡向陽、李茂增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47頁。[Frank Johnson Goodnow, *China: An Analysis*, trans. Cai Xiangyang and Li Maozeng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47.]

^③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第30頁。[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30.]

^④ 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第242頁。[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42.]

^⑤ 楊志：《〈祝福〉釋義：啟蒙、宗教與幸福》，載《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1期，第77-84頁。[YANG Zhi, “Interpreting ‘New Year’s Blessings’: Enlightenment, Religion, and Happiness,” *Lu Xun Studies Monthly*, no. 11 (2005):77-84.]

^⑥ 魯迅：《彷徨》，第16頁。[LU Xun, *Wandering*, 16.]

^⑦ 魯迅：《彷徨》，第4頁。[LU Xun, *Wandering*, 4.]

《福音書》中記載了兩個著名的終極詢問：“同觀福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的青年財主問“我當作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約翰福音》中的尼哥底母則問：“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福音書》回絕了一切試圖用倫理道德鑄造彼岸世界的努力，將生之永恆完全歸於來自超越維度的拯救。然而魯迅卻難以回答終極問題。如同《祝福》中的“我”一樣，魯迅也對於死後的問題充滿曖昧——“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裡的一個。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後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①從理性的角度尋求終極問題的答案不得，於是放棄了這樣的詢問。

《祝福》讓我們看到，魯迅業已明確認識到了啟蒙理性的局限性以及信仰維度的重要性。《祝福》言說了對終極意義上的慰藉的空前渴望。然而正如學者劉小楓所指出的，“魯迅所置身於其中的精神傳統，從來就沒有為他提供過對愛心、祈告寄予無限信賴的信念”^②。二維空間中無法造出人間天堂，而啟蒙的理性甚至無法安慰一位鄉村婦人。“五四”一代中國知識份子於內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末路，於外則遇見了西方的信仰危機。因而當時“中國所有的傑出的思想界領袖都是公開的不可知論者”^③。精神資源的缺失使得魯迅最終無法尋得這樣的安慰，無法“滋養靈魂”^④，對於終極問題無以回答。曾有學者指出，《祝福》體現了魯迅在“諷道抨

^①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122頁。[Lu Xun, *The Last Collection of Demi-Concession Essays*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3), 122.]

^②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第345頁。[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345.]

^③ 胡適：《中國的文藝復興》，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年，第204頁。[HU Shi,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204.]

^④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第356頁。[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356.]

儒”的同時，對基督教思想的一種曖昧態度^①。事實上，魯迅並非沒有接觸到基督信仰的精神資源，卻與之擦肩而過。^②魯迅在《野草》中的《復仇（二）》中，對《福音書》中耶穌受難的故事進行了重新敘事。《福音書》中為完成人類的救贖計畫而自願捨己的耶穌在魯迅的筆下則是一位滿心仇恨與苦毒的革命失敗者，而魯迅對十字架受難的理解也只是“復仇”。晚年寫作《死》的時候，魯迅說：“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也不寬恕”^③。魯迅最終也沒有認同《福音書》所代表的精神資源。但是《祝福》沒有止步於社會批判，而是進一步質問生存的終極意義。在 20 世紀初的中國，魯迅的《祝福》通過祥林嫂的口“在世界的黑夜中追問終極價值”^④，又通過“我”的“說不清”言說了精神資源的匱乏。儘管只是提出了問題而沒有提供解答，但“祥林嫂之問”的思想史意義極為重要。

^① 見葉雋、黃劍波：《〈祝福〉中的“宗教潛對話”——一個宗教人類學的文本解讀》，載《思想戰線》2007 年第 1 期，第 99-108 頁。[YE Jun and HUANG Jianbo, “Religious Dialog in ‘New Year’s Blessings,’” *Si Xiang Zhan Xian*, no.1 (2007): 99-108.]

^② 關於魯迅與基督信仰的接觸過程以及魯迅對基督教的態度，學界已多有考證與探討，在此不贅述。

^③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第 122 頁。[Lu Xun, *The Last Collection of Demi-Concession Essays*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3), 122.]

^④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第 75 頁。[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75.]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Tillich, Paul. "The Problem of Theological Method." In *Four Existentialist Theologies: A Reader from the Works of Jacques Maritain, Nicolas Berdyaev, Martin Buber and Paul Tillich*. Edited by Will Herberg.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1958.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古德諾：《解析中國》，蔡向陽、李茂增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GU De-nuo (Frank Johnson Goodnow). *China: An Analysis*. Trans. Cai Xiangyang and Li Maozeng.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胡適：《中國的文藝復興》，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年。[HU Shi.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尹惠瑋譯，長沙：嶽麓書社，1999年。[LEE Ou-fan. *Cries in the Iron Room*. Translated by Yin Huimin. Changsha: Yuelu Press, 1999.]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增訂本，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LIU Xiaofeng. *Timor amorque nostrae aetati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修訂本二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2nd e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劉小楓：《沉重的肉身》，第六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LIU Xiaofeng. *The Unbearable Body*. 6th ed.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魯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LU Xun. *Wandering*.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9.]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LU Xun. *The Last Collection of Demi-Concession Essays*.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3.]

馬丁·布伯：《我與你》，陳維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MA-ding Bu-bo (Martin Buber). *I and Thou*. Translated by CHEN Weig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劉文飛、劉曉暘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MING En-bo (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ranslated by LIU Wenfei and LIU Xiaoyang.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7.]

齊宏偉：《文學·苦難·精神資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QI Hongwei: *Literature, Suffering,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ress, 2008.]

莎士比亞：《哈姆萊特》，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SHA-shi-bi-ya (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Translated by ZHU Shenghao.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8.]

舍勒：《死·永生·上帝（第二版）》，孫周興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SHE-le (Max Scheler). *Death, Eternal Life, and God*. 2nd ed. Translated by SUN Zhouxi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施密特：《基督教對文明的影響》，汪曉丹、趙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SHI Mi-te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Xiaodan and ZHAO We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唐君毅：《宗教信仰與現代中國文化》，載《文化意識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TANG Junyi. "Religious Belief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Selected Works of Tang Junyi*. Beijing: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ress, 1992.]

徐行言主編：《中西文化比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XU Xingyan. *Comparis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許志偉：《基督教神學思想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XU Zhiwei.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1.]

楊志：《〈祝福〉釋義：啟蒙、宗教與幸福》，載《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1期，第77-84頁。[YANG Zhi. "Interpreting 'New Year's Blessings': Enlightenment, Religion, and Happiness." *Lu Xun Studies Monthly*, no. 11

(2005):77-84.]

葉雋、黃劍波：《〈祝福〉中的“宗教潛對話”——一個宗教人類學的文本解讀》，載《思想戰線》2007年第1期，第99-108頁。[YE Jun and HUANG Jianbo. “Religious Dialog in ‘New Year’s Blessings.’ ” *Si Xiang Zhan Xian*, no.1 (2007): 99-108.]

周遐壽：《魯迅小說裡的人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ZHOU Xishou. *Characters in Lu Xun’s Fiction*.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朱壽桐主編：《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ZHU Shoutong.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1998.]